

火燒震東市

馮 崗 等 著

新華書店總發行



火燒震東市

著者 馮 崗 等

出版者

新華書店
華東總分店
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

印刷者

新華印刷廠
上海福州路二十七號

滬135

(滬1) 1—6,000

1950年5月

目 錄

火燒震東市	一
赴死	三
『頭難』	六
後記	八

火燒震東市

——記一個農民起義的故事——

一 一燒震東市

『泰興一城，不如黃橋一鎮，黃橋一鎮，不如橫巷一村。』（註）這是江蘇泰興人的一句口頭禪，形容橫巷的富貴豪華，連整個泰興都抵不上它。可是是不是每個橫巷人家都是有錢的呢？不！又有一句俗語說：『富不過橫巷，窮不過橫巷。』原來只有八家姓黃的——人稱『八大家』的才是有錢有勢，威風非凡。『八大家』中的黃闢塵，是黎元洪時代（一說是袁世凱時代）的國會議員，黃懿修是江蘇省省董，黃寶傳、黃樸安是泰興

（註）黃橋是泰興最熱鬧的一個市鎮，橫巷是黃橋附近的一個大莊子。

縣縣董，其他幾家和各省各府也都來往。就是縣知事老爺上門，也只好低着頭從側門裏進出。沒有一個人能說得出『八大家』到底有多少田地，只能馬馬虎虎說『大約幾萬畝吧』，至於『黃』的和『白』的，就是連黃闢塵自己也弄不清。

民國元年，『八大家』把橫巷週圍百零八莊劃成自己的封建莊園，定名為『震東市』，自己收捐納稅，自造刑法庭，自定法律，私養警察，他的家產更像吹皮球似地發了起來。一種奇怪的景象是除『八大家』外，橫巷及週圍一百零八個莊子却是普遍地貧困起來，不到幾年，所有的人家幾乎都變了『八大家』的佃戶，就是還留幾畝田的，也總要與『八大家』發生些土地關係，逃不了『八大家』的掌心，農民把一切都推之於命運，只好說：『一窖十里窮，德氣都給『八大家』佔去了，窮是命該的。』『八大家』很懂得大家的心理，就放出一種口風說：『頭頂黃字值千金，這是黃家的積德』，又說：『窮靠富，富靠天，壽星老兒靠神仙。』因此富的儘是富，窮的儘是窮，儘管『震東市』牢房裏每天總有交不起捐稅而拖去的農民的淒慘的絕叫，窮人却連屁也沒有大聲放過，真算是『相安無事』，『天下太平』。

這樣一直到民國十三年十一月，忽然在『八大家』漆黑的高牆上，高高貼着一張很大的告示，最初看到的人一嚇就跑了，連仔細看也沒有敢，後來終於聚上了一圈一圈的人，但見佈告比平常的還要大，貼得比平常還要高，大家早感心虛，料想這事一定非同小可，可是都是扁擔大的一字不識的人，到底是什麼事誰也猜不透。忽然有人說：

『余道人來了，他是識字的，讓他讀給大家聽聽吧！』

余道人是一個面容憔悴，年紀五十六歲的老農，眼睛已經發了花，大家就端了個凳子讓他站上去看。誰知他看了又看，揉揉眼睛再看，忽然『哎呀』一聲，就跌下凳子來，衆人慌忙問他到底怎麼回事，他却默默地望着大家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半晌才喊出：『不好了，窮人沒得日子過了！』

原來『震東市』又訂出一種『豬子捐』的章程，凡是養一隻豬子，賣出小豬的人要出捐兩角，買進的人要出捐一角，到養大賣出時，賣出的又要出捐兩角，買進的又出捐一角，即是養一隻豬共要出捐六角，依當時市價，六角錢可抵得上一擔大麥的價錢，平常養豬人家，如果養一隻豬能賺得到六角錢，就算發了財，如果折了六角錢，滿家都要

嘆氣了！現在不問養好養醜都要出捐六角，這還了得；同時秦興人生活就是靠種田和養豬兩件事，平均有一個人就要養一頭豬才能過活，所以大家聽了余道人所解釋的佈告上的意思之後，都慌慌張張地議論着：

『這等於人頭捐麼，不要種田了，還是喝西北風去吧！』

『人頭捐一年只捐一次，七個月養一次壯豬，一年倒快要捐兩次呀！』

於是一向壓抑着的農民不能再沉默了，喊出：

『鄉下人挑糞，兩頭都是死！』

『反正是死路一條，有「震東市」就沒有我們，有我們就沒有「震東市」！』

只見余道人陡的躍上檯子，把告示撕得粉碎。

這無形中好像下了一道命令，所有的人都鼓掌大喊：

『好，撕得好，我們要和「震東市」拚一拚！』

大麻子余輝昂起漆黑的拳頭，大喝一聲：『有種的跟我來！』

余振福把扁擔一揚，接上去說：『每人都要拿一樣傢伙，惹出禍來是我余振福的！』

頃刻之間，鋤頭釘耙木棍，舉起來像森林一樣，一聲吆喝，直捲向橫巷東面丁橋河小學去。

這丁橋河小學是『八大家』專門培養地主子弟的學校，雖然經費是從農民身上括來，可是農民從來沒有上學的份兒，農民化了錢培養出來的『人才』，將來就站在自己頭上壓迫自己，農民這口怨氣已經吞在肚子裏好幾十年，可是總不敢發洩出來，現在反正已到了『橫豎是死』的地步，這小學校就首先成爲『衆矢之的』，也沒有人指揮，也沒有人組織，大家早把小學校圍團圍住，只聽得『嘩喇喇』一陣響，玻璃窗連門臼兒一起打了下來，接着『劈劈拍拍』地又把凳子、桌子打了個稀爛，有人摸了摸光亮的黑板，惋惜地說：『這種東西漆得多好，留着吧！』這話立刻遭到大家的反對，『好的東西都給『八大家』佔光了，窮人的棺材也沒有它厚呀！打爛它！』十幾根傢伙一起打下來，碎木片從窗戶裏飛濺到外面。

余輝昌說：『我們真是猓種，留一個屋架子給『八大家』做什麼？還嫌他的房子不多嗎？』

『好——』大家轟了起來，『也打爛它！』釘耙鋤頭一擁而上，像山崩地裂似的，幾十間屋子頃刻間變成齏粉。

大家正要散開，心裏總好像有怨氣還沒有出完似的，不約而同地又聚攏來，每人一個火把，向打爛的傢具上投去，一會兒功夫，熊熊火舌捲伸到半天，黑煙把半個天空都遮了起來，大家圍着大火，鼓掌痛笑一陣，這幾十年來從未有過的痛笑！

就在這同時，『震東市』的地保余盛章慌慌張張地溜到黃闢塵跟前，雙手脫下瓜皮小帽，連連打着躬，哀哀叫苦道：

『報告老爺，小地保請罪，小地保請罪！』

黃闢塵慢慢回過頭來，向余盛章斜視一下，余盛章嚇得魂飛海外，又連連打躬。

『這都是小地保守職不力，饒饒小地保狗命！饒饒小地保狗命！』

黃闢塵若無其事地慢吞吞地說：

『沒有你的事，把縣裏翁知事老爺找來！』接着又擺一擺手說：『不要了，他自己會來的！』

說完，就自顧自地搖頭讀起書來。

余盛章知道已經沒有自己的事，又對黃蘭慶的背心打了三個躬，連連說：『有用得到小地保處，小地保當効犬馬之勞，』接着伸伸舌頭，整一整帽子，就蹣手蹣腳地退了出去。

二 百零八莊一條心

在黃橋唱京戲的李侔子班子，他的戲把整個泰興都轟動了起來，各地有錢人家也有坐車子來看的，也有坐轎子來看的，黃橋市熱鬧得火熱朝天。

可是很奇怪的是，就在燒去丁橋河小學以後幾天，橫巷附近一個最窮的余蔡莊上，忽然也要請李侔子去做戲，李侔子因為覺得這窮莊上做戲很不光彩，所以討價特別大，但是余蔡莊的人竟願意出雙倍的價錢，終於請到了他。到做戲的一天，『震東市』一百零八個窮莊的男男女女老少都聚到余蔡莊來。台上做的是打漁殺家，做功唱功着

實不差，可是千千萬萬的觀衆對它似乎並不感到興趣，東一堆西一簇的，議論紛紛，好像有什麼大事商量似的，當陌生人經過時，大家又一閃而散，各人看各人的戲，但陌生人走開時，他們又三三兩兩聚起來，『八大家』也派了些人來打聽，可是終探不出一個眉目，因此這戲愈做愈熱鬧，人也愈來愈多，亂闖闖地更難捉摸這到底是怎麼回事。

可是到第二天的下午，看戲的人羣裏忽然有人叫：『有好細。』原來『八大家』的爪牙地保余盛章，已經在人羣裏鬼混了好半天，什麼事都已經被他聽到了。余盛章也是余蔡莊上人，雖然全莊人見了他像碰到煞星一樣地避開他，但是他總有些社會關係，竟被他化裝混進來了。大家正在驚惶失措、亂糟糟的時候，余盛章索性把罩在外面的破衣服一脫，把摺成六角形的尖頂滑緞瓜皮小帽往頭上一戴，咳嗽一聲，擺出個地保架子來。接着把三尺五寸長的旱煙桿一揚，人羣中早跳出五六個歹徒，破棉襖破圍裙一脫，都是穿的黑色短襖褲，雄糾糾，氣昂昂，一色的彪形大漢，好不威風，原來他們都是跟余盛章一起埋伏在人羣中的『八大家』打手。

余盛章兩手往腰裏一插。肚子一挺，尖聲高叫着：

『高台演戲，密謀造反，着即止鑼，決不寬貸。』

大家對這文調調的話，一句也不懂，但知道大事不好，膽小的人馬上夾緊了屁股，向人背後亂鑽，台上的李倖子也捲起鬚子，躲到台後去。膽大的余輝昌，余振福等，雖然還撐在前面，但後面人羣愈離愈遠，他們完全孤立了，余輝昌的大麻臉子急得滿是汗珠，最後也只好慢慢退下去。

小人一得了勢，就更猖獗起來，余盛章大喝道：

『千千有個頭，萬萬有個尾，領頭的是那一個？』

六個打手也一聲吆喝，把小錘刀拔了出來。

只聽得『不得了！不得了！』『乖乖，沒得命啊！』……一片響，人羣就像塌倒的高樓一樣垮下去。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，忽然從人羣中跳出一個五十多歲的人來，叫道：『領頭反對豬子捐的就是我！』余盛章看他時，但見他白髮蒼蒼，滿臉皺紋，一副忠厚長者的氣概，所謂正能克邪，反使他倒抽一口冷氣，連退下幾步。他連做夢也沒有想到，原來領頭『造反』的竟是這以『好心腸』著名，人稱『余道人』的余學先。

羣衆看見有了領袖，就壯大了膽子，站穩腳跟，不再退下去了，余輝昌也抓一下麻臉，一個箭步躍到余道人旁邊，第三個余振福也來了，膽子大的一個個靠攏來了。

余盛章見來勢不佳，賊頭賊腦看好了後面的退路，依然兇猛地說：

『余道人，你，你知法犯法！』

余道人舉起小煙桿，氣沖沖地說：『余家那有你這小雜種，你也要想想你是什麼本，敢在長輩面前放肆！』

粗暴的余輝昌擡起臂膊，大叫起來，『打打，打他這忘本的雜種。』

不喝猶可，一喝之下，羣衆都舉起了拳頭，像潮一樣地湧過來。

『打死這忘本的雜種！』

『打死黃關廬的狗腿子。』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羣衆已經衝到余盛章跟前，只要每人打一記，就可以把他打個稀爛。

余盛章嚇得面如土色，雙手捧住瓜皮小帽，連忙向後面的打手們招呼道：『擋一

擋，夥計，擋一擋。』誰知打手們早已溜光，這時余盛章真着了慌，孤零零地，想向退路逃走，誰知羣衆早將他團團圍住，就是插翅也難飛，於是只好陪着笑臉，向余道人哀求：『長輩，小的不是，小的不是。』

羣衆那裏管他，余輝昌揮起手臂，碗大的拳頭迎面擊來，但剛到面門時，就被余道人一臂擋住了，喝住大家道：

『他是一個狗腿子，打死他也只是條狗命，要算賬到「八大家」去。』同時叫大家讓開一條路給余盛章走。

余盛章摸了摸屁股，回頭就溜了出去，溜到兩三節田光景，知道危險已經過去，又像被打的狗似地回過頭來看看，揚起旱煙桿，指指點點地說：

『余道人，你有本領反得了「八大家」的豬子捐，我就不在世上過。』羣衆要追上去時，也被余道人喝住了。

大家知道這樣一來，事情可弄大了。東一堆西一簇的又商量起來，這可怎樣好呢？忽然余道人拿了一隻雞，在戲台上出現了，大聲問大家道：

『要反不了豬子捐，窮人還有命嗎？』

『沒命呀！』千萬個聲音齊聲回答。

『要怎樣才能反得了呢？』

大家面面相覷，余輝昌喊道：

『靠大家齊心。』

『靠大家齊心呀！』千萬個拳頭都舉起來了。

余道人兩手一擰，就把雞頭擰下來，雞血沖了他一面，他當衆跪下，對天大喊道：

『百零八莊一條心，反對豬子捐寧死不要命！』

但見成千萬羣衆，頃刻間都跪了下來：

『要死大家死，要活大家活。』

『反不掉豬子捐，百零八莊不要命。』

『大家齊起心，閻王殿上去拚命。』

一片喊聲與哭聲，連橫巷『八大家』的花樓也被震動了。

接着每家湊出一角錢，買了幾桶燒酒，跪着痛飲齊心酒，宣誓：如有三心兩意，就和剛才的雞子一樣。

三 二燒震東市

到來年正月十九日，不出黃關廬所料，秦興縣知事翁燕翼真的帶了人馬來看他了。八人大轎抬到黃府門口，黃關廬只開了側面的大門，折一下腰，就接進去了。

百零八莊早傳遍了這消息，不禁人心惶惶，但忽然又有一種風聲說，翁知事是拜年來的，沒事，大家想想倒也有理，就放下心來。誰知這正是『八大家』放出來的謠言，滋長農民的太平思想而任其捕捉。就在那天晚上，翁知事的百餘保安隊和『震東市』的警察，一個襲擊就把余蔡莊團圍住，抓去了領頭的余登甫、余輝發、余家寶等七人，余道人湊巧不在家裏，就抓去了他的老婆同先媽媽，八歲的兒子余同先躲在牀底下，沒有被抓去。就在同天晚上，人家就聽見『八大家』的花園裏，傳出了『犯人』的絕

叫，有的說，余登甫的腳已經被打斷了，有的說，同先媽媽已經被打死了，又有的說，『八大家』明天要血洗百零八莊。

這事立刻有人飛報余道人，大家勸他說：『這個時候，余道人，你頂好讓一讓。』余道人說：『不能，這是百零八莊的大事，我不能只顧一個人的性命。』

當晚，百零八莊雖然像往常一樣靜蕩蕩的，可是沒有一個人睡覺，每個人都等在等待着一件行將發生的大事。天剛微明，忽聽得一處鑼響，四下都鑼鑼地應和起來，一會兒百零八莊全敲了起來，這聲音比海潮還要震動，同時，各村各莊如潮樣地湧出了手拿鐵叉、鋤頭、木棍的人羣，到余蔡莊會合之後，由余道人領頭，浩浩蕩蕩地向着橫巷湧去。這天余道人頭戴個小風帽，手執二尺五寸的青竹鞭，破圍裙兩角塞在腰間，真像一個農民英雄，他領導着喊出生動的口號：

『如要豬子捐反不了，窮人身上沒得毛！』

『如要豬子捐反得了，窮人活命靠今朝！』

千萬個人應和着，似怒潮，似雷鳴，似奔馬……。